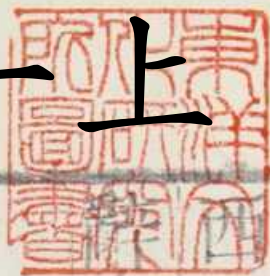


書名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

# 卷二十一上



二十四卷 嘉靖四十三年序刊本  
撰者 宋 眞德秀 輯  
卷 卷二十一上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23  
編號 D7912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2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2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 嘉靖四十三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一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國語下同。僖公二十四年初

公奔齊王復之顏叔桃子奉太叔以

卒公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

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二十五年

殺太叔納王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

隧弗許與之陽樊温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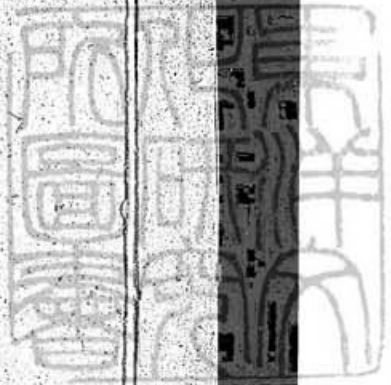
襄王于郊王城之地也

禮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

王弗許曰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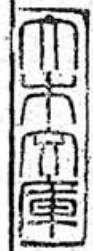


東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之二十一上



故事六

柳子厚墓志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

或無拓跋二字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

罪武后死高宗朝高或作中朝或作時皇考諱鎮以事母棄

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

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

皆當世名人游上方無與字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

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

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

字或作授校書郎方云柳集可考或本非是此下

重出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今古

今古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

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

禮部員外郎遇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或作貞

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章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

員外郎且前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刺史○今

按方本得婉微之體它本則幾乎罵矣疑初本直

書後乃更定也若從初本則上文須補藍田尉三

字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

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

間水或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

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

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

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

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

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

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悉以子厚為師其經承

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

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

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  
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  
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  
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  
州白上或作上白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  
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彊笑語以相  
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  
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  
若不相識落落窅窅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  
者皆是也救下或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

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上

方無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貴重顧藉謂

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

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

時也死或作厄道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

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

且必復用不窮時有或作而有力能方作解然子

厚斥不父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

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力以或作以

而無致必二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

字皆非是

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子厚以元和十

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

日歸葬萬年先人墓時七月八日或作七月五日

計日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

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

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費或作資行立有節槩立然

諾下立字或作重與子厚結交于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

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涿或作

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遠

其死不去家下或無焉字既仕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

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文以利其嗣人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方云謝從古本刪字字今文持亦然石本有之此文方從石本今

從其先隴西人也或無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

舉進士三年登上第東下或有食米學之祿五字又舉博學宏

辭得太子校書一年書下或又字年二十九客死于京

師于或作於既歛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

東門之外七里歛下或無之字友上或有其字或上或有賣馬字葬下或無之字

鄉曰慶義原曰嵩原慶義或作某鄉或作某原友人或作書

石以誌之辭曰

人下或有昌黎字辭上或有其字

已序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夫也者吾不知

其所惡生而不淑誰謂其壽

謂其或死而不朽誰

謂之夭

謂之或

已序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

古人

才或作文

已序元賓竟何為哉竟何為哉

元賓諸本無此再出四字方從石本今亦從之但

方又云上竟字石本作意而邵公濟嘗歎其句法

之妙謂歐公而下好韓氏學者皆未之見遂以其

說定上字作志意之意下字作究竟之竟則予不

識其何說也竊意若非當時誤刻即是後來字半

磨滅而讀者不審遂傳此謬好事者又從而奪大

之使世之愚而好怪者

遂為所惑甚可笑也

###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

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

十五卷表牋策狀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

凡二百九十一篇誌上方無紀字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

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一作十或曰多

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不襲蹈前人一

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

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

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

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而



而方作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蓋下疑

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

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或無嘗字

方無出字以下文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

州或無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

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病以或紹述諱宗

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

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

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得下

地字或有地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

出字皆非是

曰後當然已而果然後上方有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方作後皆指

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矣莫覺屬方

非作學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

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貞曜先生墓誌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已或作乙方云

也乙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

位哭且召張籍會哭走或作赴明日使以錢如東

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嘗或韓氏遂

下

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

葬期徵銘下或有愈字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

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人或樊子

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

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

先生及二季鄧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

長而愈騫則見或法涵而揉之或作內外完好色夷

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劇目鉢心刃迎縷解或

物鉤章棘句搯擢胃腎胃腎或神施鬼設間見層

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撥或作採撥方從閣

抹撥掃滅也漢谷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

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開或

擠或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

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迎侍

溧上又下或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

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陸下或

門下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為其

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閬鄉

或無之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

鄧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

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或無

祀字有以俟字或無供祀字有俟字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

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或無古有光字

計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

明皆曰然遂用之待或作從非是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

簡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

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方無戲字執或作持或無維

不訾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巧

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方無太昌黎韓愈

為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

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繼下或

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

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

恐不卒得聞帖帖或作怡怡下先生死二經生喪

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

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偵財先

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

學助教由助教為博士太學由四下十八字此從諸本方從杭本無為

太學助教由助教八字云蓋言由四門助教至為博士於太學故也若從今文則下太學字贅矣。

今按此既言其在太學者十九年則所歷官不應但一再遷而已當從諸本為是但下文當去下

然無所據不敢輒改姑存之以俟知者秩滿當

去諸生輒拜疏乞留下或有或或留或遷凡十九

年不離太學方云杭本無凡下八字。今按上文已云在太學者十九年則此八字誠

為重復然欲去之則或留或遷語勢未盡又不知公意果如何今亦論而闕之不敢定其去留也

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媯豪州定遠丞豪方作

見前接此誌在元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子曰和之前去水為是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讎為

博士延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續亦

載其跡續或作績先生之與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

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紛

分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得或有卑讓肫肫出言孔

揚於云中庸曰肫肫其仁鄭注肫今其死矣誰嗣

為宗為或作其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

孔左丞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殘字君嚴事唐為尚

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為禮部尚

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無上三字吏部侍郎韓

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方無韓字

留下或有公字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

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為二宜去方從杭本無至字云洪引羹勝碑

俱乞骸骨答詔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事今大夫年

至矣恐未必然。今按洪所引漢書文理甚明方

以欲從杭本之故遂以為未必然而不必殊不可

曉今正之一本無君吾二字語尤健但如此則君

下却少吾字不敢輒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

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

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

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

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

於是或作是於於音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

鳥或無賢字皆非是南省數與相見相上方有孔戣字。今按止戣為

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或作平正年纔七十筋力

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

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

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  
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  
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

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

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

俸三上或無尹字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或作拜左丞或兩皆

作左方云殘在元和中未嘗為左丞前權知右丞事踰年而正除右丞長慶二年還自廣州乃為左丞耳新舊史殘傳皆誤南海碑石本可考也而山谷本於為尚書左丞之上從蜀本增一復字蓋於元和兩次除授皆已誤作左丞故又誤謂長慶為再除也陳齊之又去拜右丞三字皆非改華

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

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為四十三萬六千

人奏疏罷之改華州刺史或在罷貢海物之下方云華州乃輸貢之途此疏專為遞夫

而言也新史亦可下下邳令笞外按小兒繫御史獄

故或無可食二字

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邳令而以華州刺史為大理

卿外按或作按外。今按唐會要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符謂之外按使領徒數百恃恩恣橫

郡邑懼擾皆厚禮迎犒百姓畏之如寇盜元和九

年裴寰為下邳令疾其擾人但據文供饋使者歸

乃諧寰有慢言上大怒將以不敬論宰相武元衡

中丞裴度懇救甚切乃釋之即此事也言小兒者蓋以田獵應奉者謂之五坊小兒事見順宗實錄會要亦有小使之名疑即此輩也十二年

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

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

泊步有確碇之稅始至有闕償之燕犀珠磊落賄

及僕隸公皆罷之賄方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償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或無

有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

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

為偵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縛或作傳或無

公一禁之四字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

召殺之吏上或有之字山谷諸黃世自聚為豪觀吏厚薄

緩急或叛或從觀下或有察字非是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

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

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為類向意助之

武定或作定武類或作願皆非是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

屯聚為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

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恨下或有焉字無而散字或焉字在散字下此

上或有况字方無耳字天子入先言遂歛兵江西岳鄂湖南

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籍死百

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

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月或作日非是祠部

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

自奉事常科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

刻石為詩美之常自方作自常非是詩或作詞十五年遷尚書吏

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

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為尚書左丞曾

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  
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  
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  
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皆明  
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下溫  
遵方云作溫與傳合蓋晚年皆從溫世系表云四  
子皆從溫非也。今按上文長子已名溫質則非  
晚年從溫也豈以嫡庶為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戡  
異耶然非要切不必強解其年八月甲申戡與公子葬于河可舍廣武  
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備下或有悉字或有

勢疑當有悉字在備字上公所為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

不可學會祖諱玄暕比部員外郎或無諱祖諱景

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

使贈工部尚書政或作某工或作吏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

郡太君或無太字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

弘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

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脩尚書刑部員

外郎脩或作循或無郎字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又方作又哲方愛

陳均



人盡已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

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之有或

最或作撮或作載方云集韻最撮之省文口今按方說非也史漢功臣傳末總司其功皆以最字起

### 張給事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

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

史選元或作二方云考之史田作元年陳齊之云常疑牛僧孺之為人觀此語則知韓公亦不

喜其人矣然牛宰相三字或即以為御史其府

惜不敢留遺之而密奏幽州幽州父子繼續不廷選

且父今新牧臣又始至孤怯須彊佐乃濟發半道

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未衣銀魚

仍或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

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感我事無庸殺置

之帥所毋或作無我事下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

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

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或無守者以告

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

為其帥告此史下方無張字及無告此餘人不如

遷之別館今按餘人二字疑衍而下文不如遷之

別館自為一句蓋述其言如此下文又

云即與衆出君乃記其事也但無所考不敢輒刪耳或云餘人字不必去其曰遷之別館蓋言今當如此耳亦通 即與衆出君與或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

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

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汝何敢反

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畏下或有皆字非是

或在畏上則或有之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

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

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

射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

使以幣請之范陽恭或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

所在給船輦傳歸其室不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

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四年方云舊本

或作二年或作三年以鄆帥馬總也總以二年今秋

選右僕射明年夏召還當作二年或三年也今按方說雖如此而其所以定之本却作四年今姑從之蓋或喪歸踰年馬既召還乃克葬也君第

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

聞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節進養之

褥或作衾或無養字今按養字去聲禮曰以其飲食惠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

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

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

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祖某某官或妻

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沐開封尉某之女於余  
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遷於諸生而嫁與之孝  
順祇修群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  
銘曰

嗚呼微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啞以為生子

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

折也缺折或知死不失信得猛厲也自申于闡明

莫之奪也闡明當作明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

也方無者字或無之字方云此銘以徹揭割雪折

音烈闡當讀如諒闡之闡。今按方說多得之此

銘蓋法免豎魚麗等詩隔句用韻耳詩隔句用韻

先儒所未知觀公此銘則能識之矣但闡明三字

乙之則韻自叶而義亦勝若如方說則雖讀闡作

義亦不通也

孔司勳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

史為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

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頸一作

作吐方云叔孫通傳所謂伏抑首者也作吐非

今按漢傳言伏抑首言伏地而抑首也此言然氣

猶言屏氣耳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  
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  
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為彼不當為此從史常奪聽

喘汗

死下或有且字常或作當非是

居五六歲益壽有傳語君等

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季之

色或雅意亦通作也

是非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為止於

是不能以有加矣

以有或以作有以

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

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為賢論

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

方無者字皆上

方從閣本有唯字或無複出孔君字或複出云字

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

奏起君君猶臥不應

猶或獨作

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

而從入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

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

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

知哉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

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

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

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遂詔贈君尚

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

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

南下或有府字陰下或有

縣字廣武原方作某地云唐河南府無河陰縣今按元和郡國志河南府有河陰縣

君於

為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

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

事佐昭義軍

士下或有及字

軍帥死從史自其軍

諸將代為帥

或無自其字

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

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

分或作方非是

公苟留唯公之

所欲為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

中侍御史

君或作君

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

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

官贈某官

諸本作祖如圭皇海州司戶贈工部員外郎父奉父皇著作郎贈駕部員外郎

方從蜀本云今本所紀父祀官職多誤蓋後人續增公諸志皆載三世此只言父祖已非考世系表

及孔殘志此以如珪作如圭郎中作員外郎著作佐郎為郎又非也駕部乃職贈官此以為其父所贈又非也。今按此姑從方本無失利害但方詆

考本止載二世為不入例而其所據之本此志亦

尺載二世云駕部及新所... 非是世表殘志與此志文... 皆未足以判... 其是非也

州刺史京兆韋妃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

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十人曰今茲歲未可以

祔從十人言不祔君母兄幾尚書兵部員外郎母

第戰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

之第前進士楚林之狀授愈曰請為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方從抗本無傷

字。今按此傷字諸本皆有文理音韻皆無可疑

方氏特以抗本脫漏遂不之信寧使此銘為歌後

語而不肯以諸本補之甚可怪也

王評事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

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

有字或作而或本無之方云戾力結切契詰結切

字本作集通俗文曰集多節目謂之集集方言作

護誦賈誼傳集誦亡節。今按取下有字當屬上

句言功業可指取而有之名節可以戾契而致之

也亦然則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

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

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門下方上初即

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

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

不中第

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年上或

字或無年字喜乃躡門告曰躡或天下奇男子王

士或作喜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

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

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  
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冑  
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  
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擢  
圻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  
子入閩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都吏部

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比上或有日發書問

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與醫京師

或無疾字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

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會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徽右

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

高女或無高女二字非是。今按侯高事見李翱文集高固奇士自方阿

衡大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

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下或有一

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

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

媒媼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後翁女幸嫁若能

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媼謝諾許白翁謂許或翁

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媼曰無苦翁

大人不疑人欺大或作丈我得一卷書若告身者我

袖以往翁見未必取跡幸而聽我行其謀行或翁

望見文書袖果信不疑曰足矣袖或作袖以女與王

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

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枉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

利走趨長或作曳祗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

不祛須或作願非是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 馬少監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第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不下或有能字食上方無賜字云表記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食與衣皆去聲讀。今按無賜字問不成文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食衣並讀如字方說非是

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

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方云

畫胡麥切左思嬌女詩眉目璨如畫。今按畫當音胡卦切左詩叶韻故爾髮下或有如字非是念或作憐方云如記云王丞相於青踈臺中觀有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當是時見王

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

也或無鉅谷二字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

業者也碧或作蒼業或作恭非是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

茁其牙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

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

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分府此見當時分司官之稱號



或無此二字非是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毫

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

世何如也句末六字疑衍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

也李本云晁以道乙居字。今按此篇末兩三句不可曉疑而字當作亦而何下當有如字蓋誤

寫著上文也然無別本可證姑闕以俟知者

### 女挈壙銘

女挈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為少秋

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

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為少或作少為非是方無武字刮方作削

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揚之地或無

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或無

可女挈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病或作疾方作

在病無席字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

峯驛即瘞道南山下層峯或作密五年愈為京兆始令

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挈之骨于河南之河陽

韓氏墓葬之京兆下或有尹字葬上或有而字女挈死當元和十

四年二月二日和字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

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 贈太傅董公行狀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

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

翰林之選聞選下或有既以字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

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

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

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

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

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

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

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

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壇取回紇力焉

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

市字絕句方以馬字屬上句而復出馬字連下文為句非是涵懼不敢對視公

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壇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

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公與或作公為與上方無而字爾之

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貲邊吏請致詰也至上方有至上方有

吾字皆非是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方無諸戎故字

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

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是下或無其字

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

國兩舉或作舉兩方云此用莊子盜自回紇歸拜

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

太常二寺亞卿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

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

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

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未盡方九日又

為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

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

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

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

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

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

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

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

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與敵上或彼為臣而

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豈

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

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



文章正統卷三十一

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

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罪下或有於字雖有大

過猶將拚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

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

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

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

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

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下或有字

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出大金吾為

尚書左丞又為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

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

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以或退歸未嘗言所言

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

下句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

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

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或無復出天下二字以疾病辭於上前

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記或拜禮部尚書

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  
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五月朔會朝  
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

侍郎平章事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

疾上或有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

辭字非是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

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

致詔謂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

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謝下方有遷字問日晏三字或作移時復有

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

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

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為兵部尚書

或無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

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

等使或無田字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

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政遊無度其將李萬

榮乘其政也逐之或無政遊字無度或作無幾方云考之傳士寧每政獵數日方

還或本非是萬榮為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

亂求殺萬榮不剋度下或有使字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

事其子乃復欲為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

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獲

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

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  
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  
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  
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若下或無至字及郭三軍  
緣道謹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  
初玄佐死吳濠代之初或無字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  
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  
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  
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  
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

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太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

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懼下方有不字云

也若去不字則下文皆衍文耳按士寧萬榮專命

竊據故懼士卒之圖已而復加厚焉尋上下文未

見其惜費而薄之之意也况以下文又加及韓張

厚每加厚推之不字之衍甚明方說議矣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

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

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

至則加勞賜酒肉故士下或有公至之明日皆罷

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明日二字方八月命汝  
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

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  
 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  
 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  
 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  
 同蒂聯實事下或有既字俗或作民蒼烏方云蒼  
本多作蒼烏家語蒼烏鴈也瑞應圖有  
 蒼烏蒼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感懷有所疑輒使  
 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  
 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  
 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  
 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  
 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  
 子三日歛既歛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  
 以公為知人或無既歛二字知或作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  
 曰濁流洋洋有關其郭闐道謹乎公來之初今公  
 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  
 歿矣人誰與安人誰或作其誰按外集作其非也始公為華州  
 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  
 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  
 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  
 大夫勳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

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  
四子全道溪全素解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  
為秘書省著作郎溪為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為大  
理評事解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諸本溪  
作全溪  
瀾作全瀾方云考世系表董溪志溪評事無全字  
蓋全道全素出於賜名也或無為大理評事五字  
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諡  
牒史館請垂編錄或無謹狀或作  
伏字狀上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  
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  
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  
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賺輒奮擊折人手  
足推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  
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  
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  
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  
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  
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  
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  
一月踰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



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樂  
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  
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  
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蹇者一人持  
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  
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  
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  
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  
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  
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第以  
負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  
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  
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  
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  
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  
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  
旦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  
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  
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太將焦令謨取人田  
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

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  
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卽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  
巽使人來諭諶諶盛怒召農曰我畏段某耶何敢  
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太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  
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  
蒼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  
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  
見諶大罵曰汝誠人也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  
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  
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或賣市穀入汝汝又取  
不取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  
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  
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  
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  
農徵戒其族過歧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  
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  
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  
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  
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真  
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  
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二  
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  
宗元嘗出入歧周邠繁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  
鄆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始  
始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  
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  
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  
或恐尚逸墜未集六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前與史官韓愈致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退之館下  
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  
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  
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  
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  
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  
未嘗虧測其蒞事無一不可紀會在軍中其處  
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芻為諒也史遷死退之復  
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焉史志  
甚壯今孫因廢錮連遭漳瀉羸頓朝夕就死無能  
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  
言荆軻發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  
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  
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  
亦猶是也切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

體西二字非是方云董晉本仲越三月辛巳朔水

奇之裔自廣川徙隴西故云

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

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

女蘇會闐郭溢邪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

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

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

作拒不合或作弗合滲或作沈舟不方作舟用方

並從石本。今按上下文意蓋言置鎖雖足以禁

舟之潛通然未免虧疏宣洩之患故須作水門耳

諸本作舟不潛通者是也今上文既言置鎖而下

文乃云舟用潛通則是鎖為虛設而其下句亦不

應著然字矣若以為誤則石本乃當時所刻不應

有誤然亦安知非其書者之誤刻者之誤况或非

諸親見則又安知非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盡者

又見於溪堂盤谷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

等篇覽者詳之

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

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噉噬劫衆阻

兵慄慄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

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拯或作持弗肅

弗厲薰為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

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諸本及石本皆有此

云閣本蓋公晚日所定當從之。今詳此二語疑

後人惡監軍二字而刪之耳方氏直謂閣本為公

晚年所定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以今觀之其舛誤

為最多疑為初出未校之本前以辨之詳矣大抵

館閣藏書不過取之民間而諸儒略以官課校之

耳豈能一一精善過於私本世俗但見其為官本

買主

文選卷之三十一

便尊信之而不復問其文理之何如已為可笑今此乃復造為改定之說以錯衆口則又可笑之甚也乃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閉寇偷作打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文方關蜀本作醇。今按此記方氏多從石本石本圖當據信但上條用字大誤而此醇字亦未安耳河之云云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佛下

之字慧下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

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

泉激輦糞壤燔榴翳燔或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

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

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

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避或有禦寒上

立屋以遊風雨既除寒暑既去或作以禦風雨以

除寒暑方從石本云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

避燥濕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埃德之丘蔽於古

而顯於今有埃之道也其丘上或有名字其石谷

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

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

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也曰君子之池虛

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

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

謂魯侯燕喜者頌也名或作言者頌方從石閣杭

頌字疑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方從石閣

或無老字而或作者州民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

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

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於字其側

方從石本無其字直或作多或作宜皆非是方云

直音值當也史記樗里子墓正直其北匈奴傳諸

將居東方直上谷或讀如字地藏方從弘中自吏

部郎貶秩而來無郎字皆非是次其道途所經

自藍田入商洛田下或涉浙湍方云今鄧州有浙

所謂析酈者也湍亦水名在鄧州穰縣臨漢水升

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

衡山之下繇柳踰嶺暖狁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還

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飲闢而馱見也馱或作馱

也或作之方從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知者樂水

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

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

矣遂刻石以記方從石本

無而字

四

四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

甲載兵立者十人兵下或無立字一人騎執大旗前立下騎

或有字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

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

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

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

者二人徒下方無而字驅牧方作騎坐而指使者

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

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三人甲冑坐睡者一人

方涉者一人方字坐而脫足者一人方字

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

入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具或作且挹且注者

四人牛牽者二人作二或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

者負下方無者字今按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

者六人婦人方作婦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

九人凡人之主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

三而莫有同者焉事下或有主字為或馬大者九

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抗本有上者下者方

着焉同但又作亦閣本作亦有馬焉今按

文選卷之三十一

馬字乃與上下文行者牽者牽方作奔或併無四

意相屬今從之行者牽者字。今按牽謂牽而

行者後有走者則奔者涉者陸者或無陸者二字

為重復當存牽而去奔者則陸為方出今按此承涉

水也不當無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

立者或無人立者齧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

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喜下或秣

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

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為

作馬屬上牛大小十一頭十下或有字橐駝三頭橐駝

下同方云漢書子虛賦注橐駝如橐駝之數而

加其一焉隼一大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

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

餅盃簠簋筐筥錡釜以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

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方從閣杭本用下

器字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

生申叔者或無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

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蒙

集眾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工下或皆

或作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

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

有感然感上或有所字或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

無若有感然四字



也漢上或有所字或二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

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

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

夙好之篤也來上或有日字為上方無始字今雖

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

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

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

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不

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

摘紙尾鴈驚行以進丞立睨丞曰當署鴈或作

丞丞涉筆占位署惟謹涉或目吏問可不可吏曰

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

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警警丞之設豈

端使然哉諺或作或以丞為慢之最且至以相

警警也數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

演迤日大以肆滄或作以大大貞元初挾其能戰藝

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杭本無再進二字文苑無

千字方云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六年中博學宏詞

再進而屈千人也。今按杭苑皆脫字方從苑為

誤但唐人試宏詞者甚少如貞元九年僅三十二人而已作千人恐非是或疑于當作其如云屈某坐人也然無所據姑放穆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天子傳闕其處以俟知者

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

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耕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喟下或皆有然字負余上方有喜字云喜音許更切黃霸傳少學律令喜

為吏岸下方無而字為之方作為文而讀連下句曰為文丞言猶文具也。今按文丞不成文理方類之僻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疑為衍文斯

立易楠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待槎方云從木說

水澆澆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三松日暖其間

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 桂州訾家洲亭記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竪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灘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

丞裴公來蒞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  
奸韋德惠敷施暮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  
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  
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昨移于間壤茂  
惡木剝與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  
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聯嵐含輝旋視  
具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爲飛舞奔走與游者  
偕來乃經工庀材考極相方南爲燕亭延宇垂阿  
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  
閣右列閒館比舟爲梁與波昇降苞離山含龍宮

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拱桑雲飛蒼梧海霞島  
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溢於迴谿出風榭於篁  
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迴合遽然  
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  
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旣成以燕  
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  
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已功未有直治城挾  
閭闔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于百年莫或異顧一  
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  
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遠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

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環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  
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意造物者之設是久  
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籍乎

永州新堂記

將爲穹谷嵯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  
澗壑凌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  
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  
昔之所難合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  
度土者環山爲城有石焉翳于與草有泉焉伏於  
土塗地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

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韋公之來旣逾月理甚  
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  
如蠲之瀏如旣焚旣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  
異位視其植則青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  
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  
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  
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  
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  
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  
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

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  
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  
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  
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  
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  
爲二千石楷法

零陵二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  
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  
以之清寧平士天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

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群畜食焉牆藩  
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  
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  
施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  
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暮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  
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  
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雞豚糗醕得及宗族州  
牧尚焉旁邑傲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  
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群畜決疏沮洳搜  
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

藁峯瓏瓊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  
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  
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  
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  
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  
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禪謀  
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  
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  
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  
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旣乎余愛其始而欲久  
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  
之

零陵郡復乳穴記

不銜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  
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  
買諸他郡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  
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昨之熙熙崔公之來公  
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  
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  
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

明而志絜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糜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謹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致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卽治變呻為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謹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第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編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以專土疆督偵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  
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  
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  
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  
斯人乎州民旣諭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燠其肌  
我有病癘公起其羸髫童之嚙公實智之鰥孤孔  
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  
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  
元時謫永州適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  
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  
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  
刻山石俾知教之首